

**技巧**为音乐服务——这是李老师说过的话。

对于所有钢琴学生，以练习一首技巧超高难度的曲子引以为傲。但从她身上了解到的，是何为更深刻的音乐。

“作曲家凝聚多少个日夜和精力完成的作品，不是几页技巧功夫，更不是耍杂技一样以炫技的视觉艺术来阐述一首乐曲。”她在一次课上如是说。那时我们正讨论舒伯特的奏鸣曲，她讲述他作品中的细腻该如何用指尖体现出来。“往往那些不断的八度练习，大型跳跃、跨度不比看似很容易弹奏的一个乐句难度系数要高，真正的技巧功夫体现在对每一个音的控制，而它们——跳动的音符都有自己的生命。”

你能看到吗？那些音乐所期望展示的画面。

在一些我无法做到其理想音色的地方，李老师说会描述一些场景供我想象。「这是高山上的号角，空灵且飘渺的」，「这是八音盒上的芭蕾舞者在跳舞」，在贝多芬用重复音类似敲击声的弹奏时她说，「这仿佛是命运的打击声在叩响你的屋门」。

而她绝不会说“这里强一点，那里要弱一点，这里要大点声”诸如此类要求的话。

在我弹奏拉威尔的《海上扁舟》时，她说到，“这里要更冷一点。”

而对于苛刻又十分费脑细胞的莫扎特奏鸣曲该如何达到预想效果时，李老师说了一句。

——注意倾听。

因自己长达两个月的练习都无法找到莫扎特他自身的风格和感觉而发愁，但技巧上却没有任何问题，它缺乏的是某种“灵魂”。

在课上她一直强调的是“用心倾听取代知觉上的听觉。”含义是，在许多专业学生身上都有一个通病；因过长时间的练习导致“听觉疲劳”，而只是用手在做肌肉运动。保持新鲜感，并且时刻用耳倾听，预想效果便会不请自来。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她演奏舒伯特的小夜曲。

一首很多人弹，家喻户晓的大众曲目。

她能做到每一个音都不同，如歌如泣，深深切切。是叹息，流泪，有的悲恸，有的圆满。

一双手在抚慰你的心灵，把它们，那些柔软的深处推向记忆的摇篮。

离岸